



贺享雍◎著

豪门

小姐

贺享雍小说集
豪门系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贺享雍小说集·豪门系列

豪门小姐

贺享雍◎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门小姐/贺享雍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5
(贺享雍小说集·豪门系列)

ISBN 7-228-08760-7

I. 豪… II. 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0937 号

责任编辑: 丁 璇

责任校对: 江光雄 马庆福

封面设计: 何东琳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大 32

印张 39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8-08760-7 全套定价: 66.00 元 (本册: 22.00 元)

再版前言：

好作品读者和市场都不会忘记的

文学和娱乐，似乎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文学当然还有其它功能，比如它的认识功能，它的教育功能，还比如它的对人的精神的提升功能等等。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除了今天的在校学生学习语文课本或文学课本上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家和专业学者研究文学作品外，一般的读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受众最广大的小说作品，最初恐怕都不是抱着受教育或提升精神品格的动机，来欣赏文学作品的。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也许还是出于娱乐与消遣的需要。

因为，人们的情感需要一定的释放，这种情感释放最安全、最可靠的手段，莫过于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释放后获得的快感既抚慰了自己，也维护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何乐而不为？

然后，才是文学的其它功能，譬如获取知识、启迪心智、提升道德乃至超越无限等。

由文学的娱乐功能想到了文学的通俗化或大众化。

人们或许对一段时期内的文学或文学生产方式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或文化的高度控制，文学不是什么，只是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的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在这种高度控制和表达形式中，表面上看，整个社会都洋溢着昂扬和欢

快的情绪,但是,却鲜有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更谈不上个人欲望和要求的表达,因而,那昂扬和欢快的文学尽管浪漫、尽管充满理想,但那浪漫和理想有点像五彩缤纷的肥皂泡,美则美矣,却不经一戳。

和这种话语控制一样,那时虽有“大众文艺”的提法,但文学或文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真正大众过。充其量,那“大众化”的号召只是使文学的语言和形式通俗了一些,在其通俗背后,文学所隐含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不但没变,反而在其“大众化”的口号下,得到了更巧妙的强化。

只有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文学或文艺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的雅和俗的大讨论。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那样,异彩纷呈,百舸争流,令人眼花缭乱。

还在不久以前,文学艺术在扮演着引领时代生活的角色,作家和艺术家还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潮流,还在以优越的身份为人们营造着一个又一个遥远、理想的精神家园。可是,仿佛在一夜之间,文学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艺术家赖以生存的土壤,不但光芒不在,反而大有荒芜之势,昔日的“精神领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去追随着时代的潮流。顺应时代,真正的大众的、通俗的平民文学,迅速挤占了文学的中心地位,文学大众化的春天终于来临。

这不仅仅是形式上变化,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社会运行发展中那种整齐划一的文化运行机制,打破了那种高度一体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艺术的功能观,使人们对文学艺术有了各取所需的多种选择,艺术和审美趣味,包括文学的娱乐和消遣功能,实现了空前的多样和自由。

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适应这种变化。有的还坚守着原来的阵地,对在商品经济时代必然会兴起的一种文学现象惊呼着“狼来了”。一部分作家则极力迎合市民阶层的需要,一味

地以平面化和快乐原则颠覆和解构传统文学的神圣性。只有少数作家,既坚持文学艺术创作的严肃性,又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在大众文化的市场中,以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取得一种价值上的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创作了长篇小说《豪门》系列。

我出生于五十年代,无论出生还是成长阶段,都处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时期。所幸的是,当我开始从事创作的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艺术的生产环境已开始改变,那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局面渐渐缓解,进入九十年代,大众传媒又得到迅猛发展,一种新的文学艺术的供求关系开始形成,文学的娱乐性功能第一次从本质上,改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艺观念。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学的进步和成熟。

但是,文学又绝不是仅仅只为读者提供简单的娱乐和消遣。在文学的自为功能中,肯定还蕴藏着其它功能,如认识、教育的功能等。“寓教于乐”注定是文学艺术永恒的定律。今天,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以满足大众和消费文化需求为主的文化商人,已经对人的娱乐需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开发,就文学方面,什么艳情、侦探、武侠、惊险等小说此消彼长,更迭不休,近年来,更出现了所谓“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作品。但不管花样怎么翻新,作为供大众休闲消遣的畅销通俗文学,在娱乐的功能之外,同样会突现出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起到或重或轻的认识与教育的作用。

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作家在执笔写作一部畅销或通俗作品时,肩上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因为你的作品越畅销、通俗,读的人就会越多,你的作品就会给更多的人或好或坏的影响。在今天娱乐和消遣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通俗文学作者一定不要忘记为读者提供优秀的作品,从而

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水平。

这既是这个宽松的、自由的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有的起码道德。

关于《豪门》系列这三本书，我不想多说什么，读者是最好的裁判。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出版物汗牛充栋、许多出版物速生速灭的今天，这三部描写民国初年川东小镇女性命运的、又被冠以“通俗”二字的小说，在遭遇了几年大量的、不同的盗版之后，又获得了和老读者与新朋友见面的机会，而且，还是以文集的形式集束推出。

这说明，优秀的作品读者和市场都不会忘记的，不管这作品是否打有通俗商标，还是有严肃的印迹。

我相信这套系列小说还会有第三次再版的机会。

作者

2004年5月

目 录

- 1.有女新婚>>P001
- 2.旅途邂逅>>P005
- 3.升官有道>>P011
- 4.知事生情>>P019
- 5.严府冤案>>P024
- 6.苛政如虎>>P033
- 7.醉翁之意>>P043
- 8.迫不及待>>P052
- 9.虎落平阳>>P061
- 10.闺帏情变>>P069
- 11.洞房之苦>>P078
- 12.不测风云>>P086
- 13.孤身退匪>>P095

- 14.包藏祸心>>P108
- 15.在劫难逃>>P118
- 16.匪首逼婚>>P127
- 17.两难选择>>P136
- 18.借兵驱匪>>P147
- 19.鸳梦重温>>P154
- 20.狂情之夜>>P162
- 21.春心寂寞>>P169
- 22.劫后流江>>P178
- 23.嫁祸于人>>P187
- 24.亦喜亦忧>>P194
- 25.引狼入室>>P203
- 26.黄雀在后>>P214
- 27.玉壶冰心>>P222
- 28.浴室偷情>>P232
- 29.兵匪互换>>P241
- 30.阴差阳错>>P253
- 31.姐妹省亲>>P264

32.东窗事发》P276

33.生死未卜》P284

34.夺命杀手》P293

35.江上冤魂》P306

36.天机被泄》P318

37.尔虞我诈》P328

38.辱骂战术》P340

39.如丧考妣》P348

40.兴师问罪》P357

41.以死明志》P367

42.天国之音》P378

43.天地悲歌》P388

HAOMENXIAOJIE

1 有女新婚

严府三小姐新婚那天，一层层地往身上套着裤子，每套一层，都用一条结实的带子把裤腰扎紧，打上死结。大小姐严璧凤、二小姐严璧玉都还是处女身子，不明白三小姐这样自讨苦吃到底为了什么。看了一会儿，二小姐严璧玉就忍不住问了起来：“璧如，你这是干啥呀？大热的天，还嫌捂不出汗！”

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小姐严璧凤也像蚊子似地说：“是呀，你这是唱的哪本戏呀？”

严璧如白了两个姐姐一眼，神情冷冰冰的，没吭声，继续往腿上套着裤子。这时严府老夫人进来了，老夫人一见心里就有几分明白，立即沉了脸说：“死丫头，你肉皮子发痒了是不是？还不赶快脱下来，让人看见笑话！”

说着，老夫人就要过来扒拉女儿的裤子，严璧如一扭身，

躲开了老夫人，没好气地说：“不要你管！我是死是活，都不要你们管！”

严老夫人果真生气地打了三小姐一下，说：“死丫头，今天这个日子你都想讨打！要是你爹知道，还不把他气得半死！哪有你这样做女人的？买来的骡子娶来的妻，你想不让男人沾你，这办得到吗？如果传了出去，还不把严府祖宗八代的脸丢尽？”

大小姐和二小姐听了，这才有些醒悟，脸上不由得泛起了一层浅浅的红晕。她们还想劝妹妹几句，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在心里也责怪起璧如的糊涂来。

严璧如却没管那么多，仍然坚持一层又一层地往身上套着裤子，弄得下身像一只大企鹅似的臃肿起来。老太太没法，只好叹息一声，说：“好，好，我说不转你，也不说了，留点口水养牙齿，让你丈夫来收拾你吧！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挡住男人？世界上还没见过这样的事呢！”

说完，老夫人气咻咻地出去了。可她到底不放心，过了一会儿，她把府里一个伶牙俐齿的奶娘喊过来，把女儿的事对她说了，让她去劝劝三小姐。奶娘听后，答应了老夫人一声，立即信心百倍地去了。可没过多久，奶娘就捂着半边面孔，哭丧着脸跑了出来。老夫人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可还是故作不解地问：“怎么了？”

奶娘松开捂脸的手，几条清晰的指印立即像小蚯蚓一样显现出来，然后才委屈地说：“三姑娘发好大的脾气，又掌脸又吐唾沫，还说要撕破我的嘴……”

老夫人忙插话：“你说什么了？”

奶娘说：“我能说啥？我先对她说：‘三姑娘，看你细皮嫩肉的，一掐就能出水，怎能禁得住这样捂？要是捂出一身汗水，不是白白浪费了许多粉脂？’我又说，‘三姑娘的婚事可是打起灯笼火把也难找的呢！堂堂知事大人，流江县还能找出第二个？三姑娘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老爷、老夫人府上风光，就连我们这些下人也星星跟着月亮走，沾光呢……’可我这话还没说完，三姑娘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刮子，又呸了我一口，瞪着我说：‘你这个黄脸婆子也不吐泡口水照照自己的模样，就在我面前来多言多语！你要是稀罕，我把好事都让给你……’”

老夫人不等奶娘话完，脸已气得铁青，将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生气地骂了起来：“这个没教养的东西，越来越不像话！看我不去好好教训她，她不知道锅儿是铁造的！”

说罢，老太太气呼呼地要走，奶娘一把抓住了她，劝息着说：“夫人先别发怒，这事儿声张不得。一声张开来，就准闹出笑话，害了三姑娘，一旦经历过了，怕是想放也放不下呢！再说，姑爷是文明人儿，他知道怎样让三姑娘熨帖的。岂不闻有一句话：‘好婆难抵赖汉！’”

老夫人听了，觉得有理，这才不打算去管女儿的床第之事了。可是，当三小姐的花轿在一阵鼓乐齐鸣中抬出府门的时候，她仍把刚才挨三小姐耳光的奶娘和另一个厨娘喊来，附在她们耳边嘱咐了一通，让她们跟在三小姐的花轿后面去了知事衙门。

半夜时分，受命而去的奶娘和厨娘喜滋滋地回来了。老夫人还等着她们，不等她们开口，就急匆匆地问：“有什么消息，快告诉我！”

两个女人马上兴高采烈地回答：“是，老夫人！三姑娘那事，成了！”

老夫人浑身颤动了一下，不相信地看着两个女人：“真成了？”声音中透出难以掩饰的喜悦。

奶娘见了，马上邀功请赏地说：“我们还敢骗老夫人？三姑娘床上之事，真成了！”说着，就附在老夫人耳边嘀咕起来。老夫人的脸渐渐活泛起来，等奶娘说完，老夫人咧嘴笑了。一边笑，一边说：“成了就好！我说过她挡不住事儿的，这不就实现了！这丫头犯傻，白讨了许多苦吃！”说着，给两个女人打发了赏钱，说，“你们辛苦了，回去和爷们儿睡吧！”

奶娘和厨娘一面不好意思地笑，一面谢过老夫人，走了。

第二天“回门”，老夫人就不断盯着三小姐看。三小姐今天果然褪下了昨天裹在下身的层层防卫，只穿了一条阔腿窄腰的单裤，把个臀部衬托得肥嘟嘟、圆滚滚的，十分的生动。可那脸色，却仍然像隆冬挂着的严霜，僵硬、淡漠、冷峻，没有一丝活泛和热情。再看看她对知事女婿的态度，也一点没有亲热的样子。老夫人心里就犯起疑来，不知这死丫头那事究竟成了没有？她想喊过严壁如问问，又不好开口，只好把满腹疑问压在了心底。

2 旅途邂逅

HAOMENXIAOJIE

严璧如是在从 C 城回家的船上邂逅覃光第的。当然，她那时还不知道他叫覃光第，也不知道他就是去走马上任的堂堂知事老爷，更没想到后来自己会成为他的太太。

严璧如在 C 城女子学堂读书，每次放假前夕，严府老爷都要派遣家里的下人到 C 城接她。这次也不例外，来接三小姐的下人准时来到了 C 城。但这次除奶娘、轿夫外，还有两个斜背“棒棒枪”的保镖。严璧如清楚家里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护院的家丁在两年前发生了“银票”事件后，就被父亲解散了。这两个保镖肯定是父亲花钱雇来的。一想起家里的日子，三小姐就有些不高兴，她盯着两个挎枪的“武士”问：“你们来干什么呀？”

两个挎枪的汉子听了，立即扮出了一副委屈的样子说：“三姑娘错怪我们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老爷雇我们来保护你的！”

严璧如仍沉着脸：“谁要你们保护？”

奶娘见了，急忙替他们开脱说：“三姑娘，你可不能怪他们呀！如今世道不太平，‘摇天动’和‘混天星’这伙棒老二，见人就抢，见财就夺，还说要攻打县城，闹得雷吼地摇，官兵都拿他们莫办法，老爷、太太能放心吗？”

两个保镖也说：“是呀！要不是看老爷、太太的面子，我们还会来呢！这可是拿吃饭的家伙来打漂漂呀！”

严璧如知道自己责怪他们是没道理的，也就不再说什么，转身问奶娘：“我爹还好？”

奶娘急忙点了点头，说：“好！好！不过，老爷如今还陷在益升店那桩案子里，成天唉声叹气……”

严璧如打断了她的话，显出十分惊讶的神情：“那案子还没了结？”

奶娘说：“要是了结了就好了，老爷就不用四处奔跑了！”

严璧如垂下了眼睑，停了一会儿才又问：“我娘呢？”

奶娘说：“老太太成天就念叨着三姑娘！”

严璧如说：“家里还有大姐、二姐，念叨我干什么？”

奶娘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嘛！”说完，忽然叹了一口气，接着说，“老太太怎么不念叨你嘛！二姑娘就要出嫁了，整天忙着自己的事，和老太太的亲热就少了。大姑娘的脾气越来越阴沉，府中有她也跟没她一样，老太太的心思当然就只在三姑娘你的身上了。”

听到这里，严璧如长长的睫毛眨动几下，眼里便泛出一层晶莹潮湿的雾气，叹息了一声，说：“唉，苦命的大姐呀！”

奶娘听了，也附和着说：“是呀，年纪轻轻的就守寡，以

后还不能嫁人，只能守着一个牌位过一辈子，也不知大姑娘前世作了什么孽……”说着，一眼瞥见三小姐泪水汪汪，就急忙住了口，转过了话题说，“好了，不说这些了！三姑娘你收拾收拾，我们好早点上路，别让老爷、老太太在家里着急。”

严璧如这才想起了什么，忽然回头对他们斩钉截铁地说：“哦，你们不提我差点忘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不要管我！”

奶娘、轿夫、保镖以为听错了，一齐盯着严小姐问：“三姑娘，你……”

三小姐挥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说：“不要多说，就这样定了，你们立即回去！”

几个人面面相觑了一阵，半晌，两个保镖才说：“三小姐，我们不敢这样回去！要是老爷怪下来，我们吃罪不起，再说，我们已经得了老爷的钱呀！”

奶娘也说：“三姑娘别犯倔了！我们做下人的，就是有吃雷的胆子，也不敢让三小姐一个人回家……”

严璧如的犟性上来了，瞪圆双眼对他们发起了大小姐脾气：“混账东西！你们谁敢犟嘴，我就掌谁的嘴！”

一伙人立即噤若寒蝉，不吱声了。

严璧如见了他们这模样，过了一会儿，才又缓了口气说：“你们口口声声说路上不太平，又如此招摇，还怕强盗认不出？这不是成心把我往虎口里送吗？”

奶娘、轿夫、保镖听了这话，有些明白了，可仍面有难色地说：“那……小姐你咋办？”

三小姐又挥了挥手，说：“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回去告